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二九八・子部・西學譯著類

羣學肄言二卷 [英]斯賓塞爾撰 嚴復譯……………一九一

羣己權界論二卷 [英]穆勒撰 嚴復譯……………一九一

法意二十九卷(卷一至卷十九) [法]孟德斯鳩撰 嚴復譯……………二六五

2433/08

羣學肄言

〔英〕

斯賓塞爾撰
嚴復譯

據清光緒二十九年石印嚴侯
官先生全集本影印原書版框
高一六七毫米寬二二六毫米

羣學肄言序

羣學何。用科學之律令。察民羣之變端。以明既往。測方來也。肄言何。發專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故肄言科而有之。今夫士之為學。豈徒以弋利祿釣聲譽而已。固將於正德利用厚生三者之業。有一合焉。羣學者。將以明治亂盛衰之由。而於厚生之事。操其本耳。斯賓塞爾者。英之耆宿也。殫年力於天演之奧。而大闢其理於民羣。蓋所著之會通哲學。成其年已七八十矣。以其書之深廣。而學者之難得其津涯也。乃先為之肄言。以導厥先路。廿年以往。不佞嘗得其書而讀之。見其中所以飭戒學者。以誠意正心之不易。既已深切著明矣。而於操枋者。一建白措注之間。輒為之窮事變。極末流。使功名之徒。失步變色。使焉知格物致知之不容己。乃竊念近者吾國。以世變之殷。凡吾民前者所造。因皆將於此食其報。而淺譚剽疾之主。不悟其所從來如是之大且久也。輒攘臂疾走。謂以旦暮之更張。將可以起衰。而以與勝我抗也。不能得。又搥撞號呼。欲率一世之人。與盲進以為破壞之事。顧破壞宜矣。而所建設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則何如其稍審重。而先咨於學之為愈乎。誠不自知其力之不副。則積歲月之勤。為遂譯之如左。其叙曰。

含靈秉氣。羣義大哉。強弱明闇。理有由來。哀此流俗。不知本始。在筌忘魚。操刃傷指。譯疑愚第一。執果窮因。是惟科學。人事紛綸。莫之倚推。雖無密合。實渺大同。藉此公例。彪彼重蒙。譯倡學第二。真宰神功。曰惟天演。物競天擇。所存者善。散曰公匿。聚曰拓都。知微之顯。萬法所歸。譯喻術第三。道巽兩間。物奚翅萬。人心慮道。各自為極。永言時位。載占吉凶。所以東聖低徊。中庸譯知難第四。難首在物。是惟心所。傳聞異辭。相為旅距。見者支葉。孰察本根。以謹謀植。如蠱處禪。譯物教第五。主觀二義。曰理與情。執己量物。哀此心盲。闇不逮繁。小不容大。滯礙僻堅。舉為羣害。譯智結第六。憂喜惡欲。皆使衡差。以茲目盲。結彼空花。所嚴帝天。所畏魔蜮。以是言屢。幾何能達。譯情督第七。心習少成。由來學最。揚取為我。墨尚兼愛。偏至之德。所傷實多。昌建重極。以救厥頹。譯學鼓第八。民生有羣。而傳以國。竺我忘人。愛或成敗。反是為專。矯亦失中。惟誠无妄。其例乃公。譯國拘第九。演深治久。羣有衆流。以各爭存。乃交相齟。或怨譁張。或怨施奪。民德未隆。安往不刺。譯流結第十。

國於天地。革命黔首。云何匡督。獨責元后。朝有政實。樂相詆諆。元黃水火。鑒都衡造。譯政惑第十一。
天人之際。宗教攸資。聽神蔑民。羣治以哀。舉人代天。教又不可。釋景猶回。皆有負荷。譯教辟第十二。
夫惟知難。學乃殆庶。屬於三科。曰乎間者。予以觀法。間乃窮因。習者知化。乃凝於神。譯性第十三。
一神兩化。大德曰生。咨此生理。羣義乃明。羣實大生。而生之纖。欲觀拓都。視此么匿。譯憲聖第十四。
我聞佛說。境胥心造。化萬不同。肇於厥腦。主道齊者。民情是田。不洞幽漠。孰知陶甄。譯述神第十五。
惟羣有學。以因果故。去私戒偏。來導先路。盡勿孟晉。猶懷遠慮。譯此懸論。敗告衆會。譯成童第十六。

譯餘贅語

羣學辭言非羣學也。言所以治羣學之達術而已。此書樞紐在知難一篇。其前三篇第一啟愚言治羣之不可以無學。第二倡學明此學之必可以成科。以學必其有因果公例。可第三喻術則隱括本科大義。凡此皆正面文字也。顧治斯學有甚難者。一曰在物之難。次曰在心之難。三曰心物對待之難。其第五物蔽所以著在物之難也。而在心之難。又分兩義。有見於理者。故第六稱智絃有見於情者。故第七曰情釐是二者之惑不祛。未見其人之可與論治化也。若夫心物對待之難。則意逐境逐。一視其人之所解。后略而舉之。則所承之學。所生之國。所業之流。所被之政。所受之教。斯其尤大羣學者矣。蓋作者之意。以謂道之不明。起於心物之交。故為學之方。始於解惑。假其篇時拘墟。雖學未必不為害。又必知其難之所在。而後省察克治之功。有於施。此前八篇意也。雖然。知其難矣。使徒知之。於修己治人。考道講德之功。猶未濟也。則亦不足以興於斯學。故繕性尚焉。今夫學有三科。而各有培心之用。必於學之事無闕。而後於心之德無虧。乃至羣學。則有其尤切者。自民質言之。則生理也。自民藝言之。則心靈也。故言憲生矣。而繼之以述神。君子由此庶幾為成章之達。而與言民生治道。可以弗畔矣乎。

荀卿曰。民生有羣。羣也者。人道之所不能外也。羣有數等。社會者。有法之羣也。社會。商工政學莫不有之。而最重之義。極於成國。當考六書文義。而知古人之說。與西學合。何以言之。西學社會之界說曰。民聚而有所部。勒。練。學。祈。禱。者。曰。社會。而字書曰。邑人聚會之稱也。从口有區域也。从尸有法度也。西學國之界說曰。有土地之區域。而其民任戰守者曰。國。而字書。國。古文。或从一地也。从口以戈守之。觀此。可知中西字義之冥合矣。

東學以一民而對於社會者。稱個人。社會有社會之天職。個人有個人之天職。或謂個人名義不經見。可知中國言治之偏於國家。而不恤人人之私利。此其言似矣。然僕觀太史公言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謂小己。即個人也。大抵萬物莫不有總有分。總曰拓都。譯言全體。分曰么匿。譯言單位。筆拓都也。毫么匿也。飯拓都也。粒么匿也。國拓都也。民么匿也。社會之變象無窮。而一一基於小己之品質。是故羣學謹於其分。所謂名之必可言也。斯賓塞氏自言。此書為旁及之作。意取喻俗。故其精微潔淨。遠不逮會通哲學諸書。不佞讀此。在光緒七八年之交。輒歎

得未曾有。生平好為獨往偏至之論。及其始悟其非竊以謂其書實兼大學中庸精義而出之以翔實。以格致誠正為渾根本。每持一義。又必使之無過不及之差。於近世新舊兩家學者。尤為對病之藥。雖引喻發揮。繁富平詭。顧按脈尋流。其義未嘗晦也。其繕性以下三篇。真西學正法眼藏。智育之業。舍此莫由。斯賓塞氏為羣學導其先路。正不僅為羣學導先路也。

又是書出。板當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去今蓋一世矣。其中所有譏彈之時事。今日什九皆非其故。東方學者。聞見囿於一隅。於彼所言。將嫌渺不相涉。雖然。寓言十九。皆鑒戒也。寓言交臂成故。所寓者。歷古猶新。使學者有所住而生其心。則所論者。雖取本國目前之事實。猶無益耳。

不佞往者。每譯脫稿。輒以示桐城吳先生。老眼無花。一讀即窺深處。蓋不徒斧落徽引。受裨益於文字間也。故書成必求其讀。讀已必求其序。此譯於戊戌之歲。為國聞報社成其前二篇。事會錯迕。遂以中綴。辛丑亂後。廢續前譯。嘗以語先生。先生為立名羣學奇股。未達其義。不敢用也。壬寅中。此書凡三易稿。歲暮成書。以示廉惠卿農部。農部先生姪女壻也。方欲寄呈先生。乞加弁言。則聞於正月十二日。棄濁世歸道山矣。嗚呼。惠施去而莊周亡質。伯牙死而鍾期絕絃。自今以往。世復有能序吾書者乎。

啟愚第一

每歲田功告隙三五佃傭街巷斗揚酒厄箕坐山郭酒肆間盛氣高談論牛疫盛行議院毫無補救之術農頭損奉抵几枯瓊鏗然偶今歲屠牛利入齒無往時之半皆當官不恤民依之所致也更論農桑利病甄云某事當興某令當廢極口無所疑難氣象大似護商律初罷時當是時鄉民皆言本國稅重使此令果除將他國輕稅之貨源源入市與本國事賦者競爭如此有不知其妨民病國者非妄則愚耳

論者曰無惑乎其如此也龍啟小民永當學問謀生不越乎口間胡能慮遠乃試與觀續學都人士之持論其言民生也當曰奢侈雖非然利小民生計民有告飢饉苦乏絕者乎歛財振之無餘事矣夫由前之說是徒知業可養民而所產者之利害損益為漏卮否有後利否舉不論矣由後之說是徒知財可振貧而不知此之所贏彼之所絀此財未用為振之先非無所用也選材鳩工待斯而辦貨賴以殖民賴以蘇今既哀之以養無業之游民則待此而業者其數必減况振者彌多待振彌衆振之力有時而極待振之困無時而輕世固有以仁術得至不仁之效者此類是也今夫生與食二者之間理至繁隨紛紜委曲殆難詳明若人言易若此何怪被辭謬論旋開旋熾者乎總之常智論事知近因而不知遠因見近果而不見遠果如是而言國計秉國成國焉得以不病

民智愈淺則希望彌奢其責上也亦彌重謂興利除弊官自不為果其為之何莫不舉曰見太晤士報以商船之多沈碰遂謂國家宜立監責海郵之官不悟海軍戰艦一歲沈者兩艘其三僅免兼督商船果遂濟乎又某報論民間築室漫無定制國家應設總營造司繪式頒圖俾其循用不見官營坊表所造官廨形制惡劣見譏行路或又謂倫敦屋密人稠氣水渾濁國家宜設衛生之官為掃除之責庶免積瀝以生厲災不門郎波拉疫即由官濬地溝非法所致或又言鐵路公司多相排軋不能得

英倫斯賓塞爾著
侯官嚴復幾道譯
中國願學諸子輯

利宜改官辦一切整齊則又不知國家庶政已繁海部船廠軍政刑獄邦交殖民百司紛紜方滋謬戾報章私著屢書待書加以鐵路詎即稱善夫議院者吾英最重之寺署也而乃謀一疏氣之方責格二十萬鎊名師大匠經營期年迄無成績他何論焉彼責備執政之人終同閑覽今日則謂宜備輕息母本俾民資生明日又謂宜廣聖堂以收民孽主事者愈不勝任責事者日以益多一若官國無所不能也者法國公主聞人餓死驚謂左右救飢最易何遽令死聞者哂之可哂者獨法公主耶品物理簡民羣理繁世末有不精於格物而長於治國者經一人家聞主若僕言圍籬鼓炭但以鍊桿橫度爐檻則炭自熾火之益烈桿實為之又言合席促坐人數不可十三犯者其一不利夫人在淺近易明之端於因果相及之致妄談不根如此則國羣之立政教之行微眇奧彈什萬於此冀其能明真無望爾發言輕易責備不倫亦其所也又凡人有崇拜鬼神之意者其於國家政府也亦以崇拜鬼神之意行之耶穌教徒見異邦人裡祀象偶戚然以為大愚謂象者人所自造雕范土木橫施丹青幾何能靈乃從求福此其愚之是也獨不悟國家之與象偶大小相殊等為人造靈更以一部之貨財力役造為偶象信其有無限之威靈吾人亦出通國之賦稅征結建一國家信其有無窮之能力君公大夫士受俸食租職司典常以治人為業焉而論之與里社之鳩資集其有以異乎且既為一社公立之長矣故其人亦以一社之智慧為智慧以一社之權力為權力使里社貧而無備愚而無識則其長之能事亦窮此不必甚智之夫而後能喻也何獨至於論政則若政府無所不能初無待賦稅征結而皆舉見一事當興則瞋目語難曰奈何不圖是以福我及征調煩苛官吏冗雜又感顧相告曰奈何竟為是以苦我彼直以國家為無事於民智與民力也往者格物道淺有欲為常動不息之機者迄以無效逮奈端格里遼諸公出發明全力常住之理乃知用力少成功多為字內絕無之事汽機一項不煉則歇人身一日不飯則飢今之責望國家者皆欲造不息機者也惟然故謂國羣感憂蓋由法制特吾法制弱民可使為強國貧民可使為富國愚民可使為智國此何異夢食求飽者乎夫格致不明無以與治平之理固矣然而明格致者亦未必遂與於治平也每有格致之家與論國羣之事及政教風俗之所由然與常智殊不相遠豈民羣之理果與博精微不易見歟抑人心聳於變故之繁遂莫而不知其一體也今天變萬不同要皆相推以質力質力二物又皆常住常住故不生滅不生滅故不增減不增減故不能自無而有自而有無是故用力少而成功多者言乎其權藉也設無權藉則屈申相報不爽毫釐此不獨天運為然形氣動植乃至感情思理莫不如是何獨

於羣而疑者且羣者合衆萬之生以為生有官知神欲之大物也故其消息盈虛之致與一切生理可參伍焉有一事之效實必先有一事之儲能方其效實儲能以消而是效實又為儲能展轉相生不可終究其中果必承因品數相倚斷可識也格致之家用此例於他所則無疑論羣則依違之噫使質力常住一語可以依違則非最大公例矣

達於理謂之學明於權謂之方理隨則學彌難權微則方彌審羣治進分功密術業有專家未有不治其學不通其方能然否是非於其際者忒德者英數家之眉目也議方維述其師評彌以窮力理之艱深章蒙和志者德格物家之職志也唱二量空間之說謂外緣若異幾何形理有不信時二者近世理數最深之說也今使不精象數之人聞志亨二子之言妄參議論則時人笑之顧與名數專家論政教繁難之事彼乃矢口論斷絕無疑難意謂天下惟象數之理乃有艱深若政教固盡人能喻者豈知二者難易之分正與所言相反耶夫象數之理縱極幽微其所據之今有西名第他公先周知其用事之物亦有限域獨至羣國一事之本原流變往往迎不見首從不見尾其今有既不周知用事之物又常無限其量行番變之情皆象數所無有由此言之孰難孰易然彼卒易之何也曰惟其不知故以為易

格物之學無論天地人物動植身心遇一回穴之題疑似之理必實測以求至確之證明辨而運至精之思比及會通然後標為公例不妄斷也此舉一二事可概其餘夫天學至今可謂精審而曉人聚訟莫若日中之黑子蓋知黑子為何物則日之體質由此可推故汲汲若此次諸家之說以章理森為最先其說曰太陽外輪為自發光氣猶地之風輪再下則為雲輪以裏曰體不發光不透光之凝質與大地同曰面見黑子者外輪光氣震盪如大地颶風震盪故有裂裂黑子者以裂裂而呈內質者也全露則為深黑半露則為闇虛此璇璣遠鏡中所以有柳葉諸相也是說維廉侯失勒極主之緣古人嘗持星球世界之說意曰球可住等諸地球又測黑子常有窪陷之形行至日旁每呈微缺故謂韋說可通維廉之子約翰紹隆家學精通其父駁曰韋說雖足以解黑子之形然據全力常住之理曜靈光熱二物必當有所從來韋說於此無所發明是為巨謬今按太陽全體乃極熱流質能自發光而自元始來光熱二度不甚減者由以攝力吸取本天散質時時射入日體之故其外輪純為光氣有淺煥溢乃諸金散氣所成用析光陸離圖西名斯可以驗也是說也與世界本始為渾沌星氣之說合然而黑子究何物乎嗣德人克齊卡佛以析光陸離圖測太陽本質所有原行與地球無異異者彼凝此流而已黑子者外輪金氣

搏結成雲由其質稠故隔光景至種種變相則曰輪自轉甚駁致然合而觀之似於章說為進矣顧黑子變相實與雲氣不倫克氏之言猶未得實於是法蘭西進曰太陽外輪誠能發光內質則非凝非流乃極熱氣而無光彩蓋常態主亦內黑外明外輪震盪裂時內氣衝鋒而出遂見黑子非他物也細測黑子常有自內外衝之相其言中闇外明亦有或然之理則貴氏之說不可盡非然有不可通者曰面黑子常現回旋之狀又極熱氣雖不自發光然不隔光景使近處見辨對徑之遠處猶明理同觀空不應見黑漏此二義其說未圓最後約翰侯失勒乃折衷羣言斷以己見論體有決無疑義者全體神熱非人之間一切諸雷諸火所可方擬一也金氣騰上化為光輪包舉全體燄赫照耀二也日球中衡左右若地員之赤道溫帶常有大力輪旋成羊角鷗母之屬三也當回旋處中心成虛中挂龍壓力外機質點內吸以其輕虛熱度驟減氣質凝滯遂能隔光四也以此四理黑子情形冰融雪解而一切柳葉窪陷兩闇虛諸相皆有真因可言黑子之說庶幾論定雖然猶有疑者蓋用約翰之說凡有黑子當盡旋形而實測又不盡爾豈為旋較微遠難測耶抑約翰之言尚未盡耶然則日中黑子一物至今尚有疑義也其格物之精審理之嚴有如是者始也居觀物變繼乃即變為推融會貫通者為一說稍有牴牾即從棄捐方其求解非不先為懸擬西言海嶺西思乃科哲諸然必廣求實證有以盡其變異紛紜其立一公例也且用且驗未嘗為固陋試不多推較未廣則爾視之為懸詞不目之為定論此格物內籀之大略也至其為實測試驗亦不敢以所接之物度為實外緣之差既已謹為增減內因之異亦必以之乘除譬如測天揆景其儀器測位地徑蒙氣諸差此外緣也此外尚有人差人差者揆景紀時自治手誌之交腦脈之行所差秒息遲疾之度人各不同每秒三十道達至寒暑迭異凡斯之類皆必謹嚴誠者理之道無所苟也

至於謀國議政則又何如國家立大政布大令時試訊前此格物之家以此政此令之利弊則沛然云如是當利如彼當弊絕徊翔審顧之情者常百人而九十九也其同此政令行於他羣異族者變象何如未嘗一考也其同此政令行於本國前朝者收效何若未嘗一問也設立是政設布是令與現行之政令果相得否與一國之情勢一羣之民心不牴牾否未能細也不立是政不布是令而任民物之自然使各趣其所宜不更善否又未必計得失也乃至國之能力止有此數甲有所長乙有所消今茲稱便後或為梗清者見於何許梗者將為何形期其鄭重宿留愈非從政者所能辦矣吾非謂彼於數者舉瞠然無所

以下更爲
兩相形
見人處
難知
亞於物理
而見易於
解者其知
可之大

計及也。縱其及之，而未當如格物之精密，固可決也。意其所考，將不過一時報鈔之中，積年業牘之內，不通不賅，不精不詳，合於其意者，據之異於所云者，墮之其有高識遠睹之彥，爲之甄綜史志，要刪國聞，以求其變滅之源委，則累世不一遇，又不幸前史體例，於國常載其然，而不載其所由於然。帝王將相之舉動雖小，而必書於國民生計之所繫，雖大有不錄，故一羣內強弱治亂盛衰之故，至爲難知，而積廚連軫之書，祇以紀淫侈與德佞幸褻瑣之穢跡。兵家戰伐紛紜，焚轟相研，朝堂祿師陰謀秘計，僥倖得佚，失於治理，何關焉？則置之何足道也。其尤可異者，向也揆日觀象，必審人差，以不如是則目治者失其實也。雖然人差在測驗庶物者小，至於論世觀人，則所係至鉅。蓋入之情感理想，心習躬行，種業不同，居養相異，發言刺行人自爲差，而當局者每不自覺，此賢不肖之所同也。故不審人差，則事多失實。顧世人在格致則致嚴，在治平則反忽，可謂倒置者矣。雖在格物之家，其用思號研練有法，然亦觀物審而察，星疏近取數端，較而論之，可共證也。自視物，若氣若水，皆成中塵，然光線入眼，受其波折，物之形位，從以失真。譬若夜觀星象，皆較真位爲高，彌近地平，折差彌大。臨水又魚，若當影下，又魚不可得，蓋其真位常距視位尺許，彌深彌遠，此格物者所共喻也。顧乃觀人察事，則不知亦有中塵。論古則盡信古人，談今則偏從時論，風氣之動，固符力理，然使衝旋排盪，爲變已繁，斯難調御。故至今造室調氣，俾利居人，尚無定術。此又格物者所共喻也。顧乃國民謠俗，風會轉移，所趨何方，爲力幾許，則視若弁髦，謂爲易御。莫破質點，雖皆至簡，而二質相遇，愛拒之理，微妙難知。往往訢合成觀，超人意外。此又格物者所共喻也。顧以人爲質點，變化尤多，性品不同，聖狂互有，風潮接構，運會遂成，則目爲無奇，不資微驗。物境對待，變化因生，往往人意所思，遠真千里。故北球之民意，夏令炎熾，地必近日，冬寒遠之，鴻相實測，始訝不然。此又格物者所共喻也。顧乃民羣對待，變境尤多，至於衆力相推，敏者莫測所至，而乃人自爲說，皆若前知，因然果然，何假實測。物質化例，少常多奇，故二冷相和，或成渾熱，二清相雜，忽呈濁泥，燦金純白，手撓不糜，水入礪強，凝於紅缺。此又格物所共喻也。顧乃人心殊致，合爲羣情，泊然相適，都無異效。凡此比事爲稱，殆難悉數，其用思導反，在不學者何足深訝。訝者以出於格致之家，彼將謂人事爲無奇乎？然而人事難測，日有其微，苟爲宿留，隨地可遇。夫行食謀所同之政，其得效非始願之所期，成古未遇有之功，其操術爲庸人之所笑。凡斯所報相反之事，豈必曠覽一羣，遠觀一代，而後遇哉。夫優游暇豫之趣，宜其有所爲作者也。然而徒有暇人，乃無暇事，功所就轉在日不遑給之人，少年從學久者，宜淹通士人，記誦博者，宜明察，然而

通才多曉學之夫明智非記曉之士今試以處置病風狂癩之道咨之衆人必曰內檢既失外束宜嚴然而養風院中用禁錮之舊法者煩擾行寬弛之新術者便安名醫杜克巴特治狂獨優常言狂人逃思與禁錮之力為正比例禁錮盡去逃思乃亡古刑名家言莫不曰禁民為非須用重典然吾英自魯密里修律以還民之懷刑自重者日多作奸犯科者日少此不獨驗之於英已也馬歌諾支驗之於那弗島迪克森驗之於西新金山倭巴米爾驗之於日耳曼蒙德新奴驗之於西班牙數公皆言處治罪人倘第收其身期望害羣而止則化民之術最神非常智所夢見嗟夫使常智可用何取於羣學乎

蓋民心入羣之用微妙難知為治者恃其勢力武斷主張萬無一當之理前舉數端期於人人能喻其因果之不測已若彼矣此猶是言其同種並世者也乃至異種殊世之人羣其因果尤未易測也今但就吾人所知者以為揣孰能知異邦種人有為媚神之事穿膚懸爐抽矢而肉或割股翼以療親或委身泥塗展轉匍匐數十里號進香以還願求福者乎又本吾人之政俗以為推孰能知東方之民有代人斷頭而得則與妻子者乎則更觀上古往者英國神甫創為洗業天閣必待懺悟之說乃卒使英國土地之半盡歸教會國家立永業不售之律乃使都鄙之民皆捨其田為墳墓凡斯事效夫豈造教立法者所前知哉歐洲前古王侯將相大抵盜魁橫恣睢野殆無人理而孰知如是之夫其身與子孫持兵徒步萬里不辭戰伐苦辛求復耶穌之墓且耶穌生時立教言求天國尊榮不主人間權力詎知教行之後有教皇者號彼得宗徒為數百年歐洲之共主夫十字架行暴之器也山垤炮烙乃後世以為地基形制必如是始建神堂是知人心之行發為羣業其因果之關必有不可思議者矣故吾得約舉之曰羣之為物無論觀於何種觀察於何時大抵一政之為用一教之所祈原始要終其所求之效不必得或暫得而輒廢而浸淫日久恒過其所不期者此亦一公例也

羣理難明何待曠觀而後喻察近知遠即一人之身已可見矣夫一飯之所陳列麩麩成於俄羅斯之麥其脯資於蘇格蘭之牛著損種於愛爾蘭之田白錫製以摩理哈斯之蔗胡椒致之雅墨加荅刺運諸身毒酒醪釀於法蘭西乾葡萄產於希臘橘柚長於西班牙鱗集腐萃不可枚舉乃至清水一杯吾茲所飲可謂至常無奇若窮其所自由瓊而川由川而源派交流別千里為遙更溯為雲為雨之時則一口清涼乃函蓋百千由旬海宇之物苟於所飲所食物物思所由來將吾茲藐焉乃無數原行初徧大地因緣際會萃成是身嗚呼豈不繁哉

以下看解
理之原
從形質
及思想
計之生
為之

有形有神。前言形之事也。乃至於神。凡吾人之知識性情所釐成其如是者。其繁曠殆過之而無不及。晨起飲茶而腹疾。可以推支那人之好飲。夜分飲酒而眼眩。又以見德意志人之售偽。以吾國領事與阿泊沁尼亞王違言。故發兵討之。而汝之家用以乏。以北美富民不願蠲復黑奴。議院喧嘩。而汝與親知中成決絕。此遠言之者也。更言本國支那君臣夜半受朝。聽政南洋島夷。日中閉關而寢。子夜乃起為市。吾英商賈交易。每日不逾八小時。誰為約束而行之者。素三餐時刻。於吾病體不宜。顧人既為然。則吾不得不爾。交際酬酢。所以合歡也。而束縛虛拘。反成苦趣。凡汝之意識議論。若政若教。皆因俗已所具。而汝受之。雖心所深疑。不敢叛也。野鳥乳則汝出。野鳥鵲則汝入。倫敦議院開闢。為汝執業作輟之程。汝云自由。幾何其能自由也。此近言之者。更言既往。問歐民來復業。患所由起。必上溯數千載而後知。且來復息業。摩西之舊約也。捨業而遷。非摩西之所舊禁也。然法德奧義。則循以為俗。英倫蘇格蘭。則斥以為非。苟考所異之由。必論世觀風。遠至數十百傳。而始見義大利希臘之村莊鎮集。多處山巔。至今汲水負薪。民有搬搬登高之苦。叩其所以。乃古世之寇奪虐戮。致然支那嫁娶男女。無一面之謀。親喪三年。凡挂名仕版者。即日罷去。如獲罪然。考選貴近之臣。以能書為取舍之的。席地之舊俗。雖去。而九拜投地之禮。仍存。凡此皆沈縛牢固。雖極憎其苦。莫可誰何。一俗之成。民違其性。咎始作俑。而作俑者不獨任其咎也。多因成果。不其然乎。羣理至繁。物變難測。此豈徒謀國者所宜兢兢者耶。即在尋常。一生計聞。其難亦見。今試設一織廠主人。欲趁一時市價。增屯棉花。此誠世間所恒有事。願使主人以折閱為憂。欲所為之有利。則其持籌算。不可苟已。畧言其事。厥有數端。一須計本國諸廠成布。屯者若干。發者幾許。二須計當時市價。零售各肆。是否爭相積布。三須計各國布市。為盈為虛。四須計此時外國織廠造貨。緩耶急耶。是四者計銷路也。銷路既得。五須計同業收棉。用意何若。互相觀望。冀價跌手。抑策其必騰。已爭購乎。六須計積布名區。所屯多寡。其已議買而未入屯者。幾何。七須計天下各埠。見貨多少。布價騰跌。八須計出棉處所。如南美身毒埃及花年衰旺。夫使以上八端。皆所計及。此其為慮。可謂周矣。然則可操必贏之券乎。曰否。否。未盡也。蓋棉價視其銷路。而棉之銷路。視布之消路。布之銷路。又視雜米繒繒之銷路也。往者南北美關。棉不出口。而布大昂。人用絨桌布。價斗跌。當是時屯棉者。皆大折閱。然則所不容不慮及者。此又其九也。聞者曰。止。至矣。盡矣。幾以加矣。曰未已也。尚有六者。二焉。倘主人於此而不審。其虧折之數。又什八九也。一曰商情。從來貿易之家。計市價也。縱有碩才魁能。祇能得其近似。而拙者常有運庭之羞。

商情起伏如波瀾時而過實時而不及實如是日而有不若夫軒然大波峰起谷落則年月間事不數遇也故其見於商情也忽無端而爭趨忽無端而却步如羣羊然其始也瞻眺踴躍各懷狐疑一勇先登諸懦競進往往而過則虧折僥倖隨之是以善計之家既審貨物之真形復瞻商情之差率不苟然逐物為轉此所以能為衆勝之先而又居衆敗之後也其次曰泉市俗根必將統一國之商利而費之而後知泉市之舒促蓋廢居居邑之業必以版克銀名為之提挈泉市而促無實期帖息之交易商業殆將廢矣尚何利之可圖乎是故前九後二廠主人必統十一事而迭籌之語精慮詳乃有以操必贏之券夫都市貨物朝暮騰跌在分毫累黍之間昧昧者目為無奇而孰知成是之因其繁若此

且此不過一物價之騰跌而已夫物價者朝成暮更幻若雲烟不留形迹者也其坐集駢羅已若是爾則由是而推事有常留人間而悠久蕃變者其往因來果又當何如蓋天演無在而不然而物競天擇之用政教實等諸動植方其既立皆能吸攝質點以為滋養收羅養已者以為自存故或擊乳而寢多或滋大而墳植其究也強者兼弱舊者蛻新輪囷離奇不可復識非立政施教者之所慮及者矣如西班牙之羅若拉創為葉舒伊會本以保教後乃樹黨擅利權傾國家而終於屏逐如英國印度公司本為商業乃不數百年舉全印而有之禍福皆有基胎變化難以逆觀畧舉一二端學者可觸物而悟矣

由此觀之喜事少年動謂使我當權則天下事有不足治者其言過矣未嘗肆力於學故不自知其不足也於是議者曰民生羣日有應行之事在朝則有當官行政之責在野則有選舉議事之權諸務紛乘皆取當機立決若悲候學後而後從政則政之不舉者亦已多矣雖然此似是實非之言也彼所云日有應行之責者未必果有此責也意蓋謂不可以無事事而已不可以無事事故不能自安於無為為且令身與羣交受其害夫人生如此國為如此民見其中有弊政稗俗心乎羣者莫不願有以祛此政變此俗也此其意甚可尚惟不學無術國莽滅裂以圖其功則於羣豈惟無益而已譬如庸奴老婢見小兒趨而仆地必急捧之不知既仆矣卧地無傷而急捧者乃生害也又如村婦見隣疾痛必言某藥有驗可以試服就令未瘥然當亦無損當至一友家見其僕取主人膳藥向口傾盡怪而問之則云此藥既列主人當亦益我捐棄餘瀝為可惜也故惟民智進醫學精而後知有病不服藥為中醫之至言藥之治病者少而轉生他恙者恒十七八也昔者之醫其臨診也必云如是病者針乎灸乎汗乎吐若下乎用鉛汞乎而今世之醫不然既審病情使其證可不用藥則但調理服食起居節適水土氣候以期自

以下言於
群理且疏
如此病在
喜幸不病
安於無為
一也不知
民之疾苦
難為治
二也以治
群為無事
學難求亦
不能如他
科之精也
三也